



(台灣) 辛紫眉著

辛紫眉作品集

專釣帥哥的壞

女孩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浪漫香颂

专钓帅哥的坏女孩

辛紫眉/著

专钓帅哥的坏女孩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[陕]新登字 017 号

(台湾)辛紫眉言情作品集

专钓帅哥的坏女孩

辛紫眉 著

责任编辑:王艳

*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安康印刷厂印刷

850×1092 32 开本 6.5 印张 135 千字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 册

ISBN7—80599—471—4/I·124

定价:9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黄昏过后

所有的爱情都随着星星亮起来

只有我的相思是醉的

等着与你共摆一曲华尔滋

为了逃避爱情而放弃教职的浪漫男子夏正昕，

谁知又陷入了富家千金李思纭的柔情里，

面对青年才俊的情场对手柯全柱，

他怎样去理清那剪也剪不断的缠绕情丝……

自序

作家当中，我算是比较了解十六岁到二十岁这阶段的年轻朋友想法的吧！我在高中教过国文，在商职教过商事法，有整整十年的时间，也担任过学校的辅导老师，深入体会年轻朋友的喜、怒、哀、乐，正是我日常工作的重点。

年轻朋友做什么消遣呢？最常见的就是摆脱沉重的考试压力，看一些轻松、浪漫的爱情小说，陶醉其中，暂时忘掉现实生活中的挫折、苦恼、忧愁。

因此，很多年轻朋友抽屉里、书包中放着小说与漫画，很多出版社争相出版这些作品，销路似乎都还不错。我有两个学生，职校毕业，没有升学也没有出外就业，就留在家写风趣，浪漫的爱情小说，三个月左右写一本，收入的版税足够维持生活，这也算是目前的社会上奇异的一种行业了。

这种流行的大众化小说是难入行家法眼但是，自由、开放的多元化社会就是这样，打棒球、玩篮球的可以月入二十多万；唱歌、跳舞的也有一片天地，可以不愁衣食；擅长玩文字游戏的，如果能写出有趣的长篇小说来吸引年轻朋友，让他（她）们可以在狭窄的生活空间中获得一些阅读的快乐，不必藉着抽火烟、飙车来松弛紧张的情绪与压力，也算功德无量吧！

人生在世，总是心地善良的人得到好报，邪恶之徒受到唾弃，我这部小说以此为主题，以化腐朽为神奇的方法呈现出来，具望年轻朋以能在此获得阅读之乐，珍爱自己，如小说中的男女主角般坚强，以追求自己的美好理想。

一九九六年 夏天

写于麻豆有书楼

第一章

办公室的大型落地窗亮堂堂的，窗外，是一片艳艳的阳光，轻轻的洒在夏正昕的身后。

夏正昕坐在秘书室的长沙发上，望着墙角的盆栽，那盎然的绿意，像极了夏正昕此刻的心情，一种待飞的跃动的心。

“夏正昕从沉思中回过神来，微微举手，站起来走向秘书室。

秘书室里坐着一个年约二十四、五岁的女孩子，经过化妆修饰的鹅蛋脸上，有一双灵活的大眼睛。穿着今年最流行的粉彩色套装，虽然她是坐在偌大的办公桌后，但仍可看出身材应该是窈窕修长的。在她桌子上放着夏正昕的简历表。

你笔试的很好，不愧是师大毕业的。”李思纭微笑着请他坐下。“可是，你为什么不继续教书而想到我们

公司来当秘书呢？”

夏正昕毫不考虑就回答：“我想换个工作环境，试试看自己的能力如何。”

“噢。”李思纭点点头。“我们公司规模不小，光秘书室的成员就有四个人，中、英文秘书各一人，小妹一个，还有我可以为董事长处理一些日常琐事，工作量不算多，相信你做起来不会有困难的，我担心的是，我算是秘书室的主管，有的男人不喜欢听女人的话做事情，不知道你看如何？”

夏正昕微笑起来：“你人长得很漂亮，又年轻，有这两个绝佳的好条件，你又何必担心男人不听你的话呢？”

李思纭思一下，似乎很意外夏正昕会作如此的回答，蹙着眉说：“还有没有其他的看法？”

“有的，现在这个社会男女平等，有些女性的能力甚至超越男性，而且女人比较富有同情心，善解人意，也知道男人通常都比较懒散一些、粗心一些，所以，主管是女性的话，部属也许可以安心一点，不怕动不动就被骂得很惨。”

“你说得好像有一点道理，不过，今天的口试如果

不是我来主持，而是董事长亲自出马的话，恐怕就不能同意你这样有趣的看法，不会录取你了。”

“那我只好到别家公司去碰碰运气了。”

“碰不到好运气，再回去教书？”

夏正昕摇摇头。“我再也不去惹那个麻烦了。”

“麻烦？”

“嗯……”似乎发觉有些不妥，夏正昕脸色有些尴尬。

李思纭好像很好奇，张大了眼睛，说：“你碰到了什么麻烦？”

“我……这件事可以不说吗？”

“说一说有什么关系呢？你难道发觉不出来，我们是决定聘请你来秘书室帮忙了？

所以我们希望你多了解一些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你有很好的口才，文笔又流利动人，公司里很需要这种人才。”

夏正昕潇洒的笑笑。“谢谢你的称赞。我以前教书时，学校里有个女老师大概对我印象不错，常常跟我聊天、打打网球的，没想到这么一来却惹火了她父亲。

她父亲是议员，又开了两家公司，在我们乡下，这是不得了的大人物了，他认为我只是个穷教书的，没有什么前途，不是他理想的女婿，所以学校一放暑假，他直接找到我，劝我帮他一点忙，离开他女儿。他说的话自然有些道理，只是我听起来觉得很窝囊、很生气，便向校长辞了职，打算出来闯一闯，争一口气给他看看。”

李思纭偏头微笑着。“你这一走，那位女老师一定伤心死了。”

“大概不会啦！年轻人生命力强，再大的创伤也容易复原的。”

“很好，希望你从明天起全心全力为公司做事，好好表现一番。”

“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”夏正昕想了一下。“可以请问芳名吗？”

“李思纭。”



大信纺纤企业股份有限公司。

每一次想到这几个字，李思纭就感到一阵兴奋、一种骄傲。因为这一家南台湾数一数二的私人企业，是由

企业界传奇人物——眼光卓越、手脚明快的李信郎所经营的，李信郎虽然不是李思纭的亲生父亲，是养父，但他却非常疼爱她，视如珍宝。

第一次见到李信郎，是李思纭在台南女中读高一的时候。

深夜，寒风凛厉如刀。

李思纭在巷口摆臭豆腐摊子，穿着单薄的学一制服，冷得有点受不了，很想早点收拾摊子回家休息，但是，父亲的吩咐又在耳边响起：

“做这种小生意，最重要的是信用，非到每天收摊子的时刻，决不提早结束生意，免得一些固定要在深夜吃点心的客人找不到东西吃。

所以，李思纭只有缩着身体任冷风吹，吹得直发抖。

父亲在前几天不幸得了重感冒，带着严重的咳嗽，此刻大概抱着棉被睡着了吧？

自从母亲去世以后，父亲好像一天比一天消沉，身体变得很消瘦。唉！将来怎么办？

“小姐，来一碟臭豆腐，一碗猪血汤。”一个中年男子突然出现在眼前，这样吩咐李思纭。

李思缜应了一声，立刻忙起来。眼角一瞥，一辆宾士轿车停在摊子附近，应该是这名中年男子的。那么，他是很有钱的人了？

中年男子低头吃着东西，昏暗的路灯下，显出他脸色十分苍白，一脸倦容。

“有酒吗？”

“没有，而且……”李思缜迟疑着。“夜深了，我看你好像很疲倦，又要开车，还是……不要喝酒吧！”

中年凄然一笑。“谢谢你这样好心，可是，没有关系的，我需要酒，你可以去帮我买吗？”

“还是不要比较好吧！伯伯。”

“你？唉！”中年男子叹口气。“我……我的悲伤需要酒来安慰，你不会懂的，我……心情很乱。”

中年男子忽然放下筷子，用手指捏着太阳穴，不断地叹着气，接着，掉下了眼泪。

大丈夫不是有泪不轻弹吗？

不，大丈夫若真有伤心事，还是要掉眼泪的。大丈夫也是人啊！

李思缜默默的走过去，掏出手帕，塞在中年男子手中。

中年男子感谢的点点头，用手拭着眼泪，哽咽着说：

“我刚接到电报……我太太、儿子，还有……女儿，坐飞机失事，全死了，在……在美国。”

李思纭默不作声。

沉默、倾听，该是最大的安慰方式吧！

“他们三人……是出去旅行的，说好下礼拜后……欧洲回来，正好可以赶上我……五十岁的生日，可是忽然就……去了。”

李思纭帮他把弄歪了的帽子戴好。

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我身上？”

李思纭只能在一旁安慰。

“你一定还没有吃晚餐。”

中年男子用力摇头。“我……怎么吃得下？从此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，连一个亲人也没有了……”

“可是，你还是得活下去的呀！先喝点热汤吧！”她把一只汤匙放在他手中。

中年男子喝了三口，停下来，抬起头，看着李思纭的脸，问她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李思纭说了。

“在台南女中念书?”

“嗯!”

“是个好学校。为什么出来卖臭豆腐?”

“我爸爸生病,我和他二人相依为命,所以……”

李思纭无奈的耸耸肩膀。

中年男子苦笑。“你也是个苦命人。”说完,他站起来,从口袋中掏出一叠钞票,往桌子上一放,掉头就走。

她一愣。

那一叠钞票吓了她一跳。

数一数,竟然有一万多元。

糟糕,如果当初发现有这么多钱,就赶快追上去还他了。现在人已开车离开了,怎么办?

这么多钞票,一定不是他拿错,而是故意放下来的。他是同情我父女二人的穷困潦倒。可是,这种钱怎么能收下来呢?

不管啦!我以后每天晚上就把这些钱带着,如果他再来,就还他。

一天。

两天。

他都不见踪影。

第三天，他来了，是在晚上十点多的时候，还是开着那一辆宾士轿车。

他刚坐下，李思纭就把钱拿出来放在他面前。

他一怔。“你应该拿去请好医师早一天治好你爸爸的病才对。”

“李思纭摇摇头。“我们不能用陌生人的钱。”

“我们不是陌生人。那天晚上，在我最伤心的时候，你拿手帕给我擦眼泪，安慰我，我接受了，我对你已不再感到陌生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中年男子笑起来。“收下吧！也坐下来，我有话跟你说，很重要的。”

李思纭想了一下，坐在他对面。

中年男子掏出他的名片。

大信纺织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信郎

“你知道这一家公司吧？”

李思纭点点头。她有几个初中时候的同班同学，没考上理想的高中，只好就业，就到大信纺织当从业员，听说待遇不错，人事制度很健全。

“很好。”李信郎说：“这样，你才能相信我的话，知道我不会骗你。”

“相信你什么话？”

“你是个好学生，也是个孝顺女儿，但是，应该守学生的本分每天留在家里好好念书的，所以从明天起，你不要出来卖臭豆腐了，只管认真求学。”

“那……我们父女二人吃什么呢？”

“吃饭啊！”

李思纭不知道他用意何在，瞪大眼睛望着他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该说笑的。我的意思是：我请你爸爸到公司来当大门守卫，工作不繁重，比晚上在这里做生意轻松得多。”

李思纭笑起来。“谢谢你这么好心来帮助我们，可是我爸爸现在正生病，也不能替你工作呀！”

“那没关系，现在公司的守卫张伯还有两个月才退休，你爸爸可以在家里慢慢养病，等病好了再上班，所以我请你先收下这笔钱，为我公司好好保养一个能负责

任的好员工。”李信郎肯定的接着说：“我人看多了，有你这样孝顺、乖巧的女儿，父亲也一定不差。”

“这……我得回去跟我父亲商量看看，他晚上出来做生意的确很苦，也许会喜欢换一个工作的。”

“很好，我保证他只值日班，晚上可以在家好好的休息。”

“谢谢你。”

“嗯！只是我有两个条件，第一，我每个学期给你奖学金，你要努力念书，读到大学毕业，然后到我公司来服务。”

“我……只要我能考上大学，一定照你的吩咐做。”

“很好。第二个条件，请你答应做我的女儿，认我做养父。”

李思纭张大了眼睛。

“我太寂寞了，在这世界已经没有什么亲人，我真希望能有你这么一个乖巧、孝顺的女儿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怎样？”

“我爸爸只有我这个女儿，他……他怎能失去我呢？”